

通鑑總類

二十四







機會門

漢劉表不能乘機襲許

建安十二年曹操之北伐也劉備說劉表襲許表不能用及聞操還表謂備曰不用君言故為失此大會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為恨也

司馬懿言取蜀之機不可失

二十年司馬懿言於曹操曰劉表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克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可失時也操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復望蜀郭劉曄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曰淺蜀

通鑑總類卷十二

機會門廿一

人未恃也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為後憂操不從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守將雖斬之而不能安也操問曄曰今尚可擊不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乃還



北魏以戢俸裨軍國之用

齊永泰元年魏彭城王勰表以一歲國秩職俸親恤裨軍國之用魏主詔曰割身存國理為遠矣戢俸便停親國聽三分受一又詔損皇后私府之半六宮嬪御五服男女供恤亦減半在軍者三分省一以給軍賞

北魏減百官之祿以足用度

梁天監十四年魏于忠既居門下又摠宿衛遂專朝政權傾一時初太和中軍國多事高祖以用度不足百官之祿四分減一忠悉命歸所減之祿舊制民稅絹一匹別輸綿八兩布一匹別輸麻十五斤忠悉罷之

通鑑總類卷十二

助國門北二

唐王求禮諫輸九品俸以贍軍

延載元年豆盧欽望請京官九品以上輸兩月俸以贍軍轉帖百官令拜表百官但赴拜不知何事拾遺王求禮謂欽望曰明公祿厚輸之無傷卑官貧迫柰何不使其知而欺奪之乎欽望既上表求禮進言曰陛下富有四海軍國有儲何藉貧官九品之俸而欺奪之姚璿曰求禮不識大體求禮曰如姚璿為識大體者邪天后遂寢其事



勤王門

漢沮授勸袁紹迎獻帝

興平二年是時長安城空四十餘日強者四散羸者相食二  
三年間關中無復人跡沮授說袁紹曰將軍累葉台輔世濟  
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殘毀觀諸州郡雖外託義兵內實相  
圖未有憂存社稷卹民之意今州域粗定兵強士附西迎大  
駕即官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計不庭誰能禦之  
潁川郭圖淳于瓊曰漢室陵遲爲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  
乎且英雄並起各據州郡連徒聚衆動有萬計所謂秦失其  
鹿先得者王今迎天子自近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  
拒命非計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於義爲得於時爲宜若  
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矣紹不從

曹操遣將迎天子

建安元年曹操在許謀迎天子衆以爲山東未定韓暹楊奉  
負功恣睢未可卒制荀彧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  
從漢高祖爲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蒙塵將軍首唱  
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遑遠赴今鑿駕旋軫東京榛蕪義士  
有存本之思北民懷感舊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  
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  
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爲韓暹楊奉安足恤哉若不時定使  
豪桀生心後雖爲慮亦無及矣操乃遣揚武中郎將曹洪將  
兵西迎天子



晉卞敦不赴國難

咸和四年陶侃温嶠之討蘇峻也移檄征鎮使各引兵入援  
湘州刺史卞敦擁兵不赴又不給軍糧遣督護將數百人隨  
大軍而已朝野莫不怪歎及峻平陶侃奏敦阻軍顧望不赴  
國難請檻車收付廷尉王導以喪亂之後宜加寬宥轉敦廣  
州刺史病不赴徵爲光祿大夫敦憂愧而卒



軍儲門

漢酈生請據敖倉之粟

三年漢王欲捐成臯以東屯鞏洛以距楚酈生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王者以民爲天而民以食爲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鞏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臯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自奪其便臣竊以爲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鞏陽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大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王從之乃復謀取敖倉

通鑑總類卷十二

軍儲門卅五

後唐李琪請勿稅農以養兵

同光三年莊宗以軍儲不足謀於羣臣吏部尚書李琪上疏以爲古者量入以爲出計農而發兵故雖有水旱之災而無匱乏之憂近代稅農以養兵未有農富給而兵不足農捐瘠而兵豐飽者也今縱未能蠲省租稅苟除折納紐配之法農亦可以小休矣莊宗即敕有司如琪所言然竟不能行

諫官請節儉以贍軍

莊宗以軍儲不充欲如汴州諫官上言不如節儉以足用自古無就食天子今楊氏未滅不宜示以虛實乃止



漢蕭何轉漕以給軍

二年漢王如滎陽命蕭何守關中侍太子為灋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事有不及奏決者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計關中戶口轉漕調兵以給軍未嘗乏絕

寇恂守河內以給軍糧

更始二年蕭王以河內險要富實欲擇諸將守河內者而難其人問於鄧禹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民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蕭王謂恂曰昔高祖在留蕭何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當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它兵勿令北度而已蕭王乃復引兵而北寇恂調糒糧治器械以供軍軍雖遠征未嘗乏絕

唐裴耀卿請河口置倉輸關中

開元二十一年關中久雨穀貴明皇將幸東都召京兆尹裴耀卿謀之對曰關中帝業所興當百代不易但以地狹穀少故乘輿時幸東都以寬之臣聞貞觀永徽之際祿廩不多歲漕關東一二十萬石足以周贍乘輿得以安居今用度浸廣運數倍於前猶不能給故使陛下數冒寒暑以恤西人今若使司農租米悉輸東都自都轉漕稍實關中苟關中有數年之儲則不憂水旱矣且吳人不習河漕所在停留日月既久遂生隱盜臣請於河口置倉使吳船至彼即輸米而去官自雇載分入河洛又於三門東西各置一倉至者貯納水險則

通鑑總類卷十二

轉輸用六



止水通則下或開山路車運而過則無復留滯省費鉅萬  
河渭之濱皆有漢隋舊倉葺之非難也明皇深然其言

### 裴耀卿運米省儉車錢

二十二年明皇以裴耀卿爲江淮河南轉運使於河口置輸  
場於輸場東置河陰倉西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  
鹽倉鑿漕渠十八里以避三門之險先是舟運江淮之米至  
東都舍嘉倉儉車陸運三百里至陝率兩斛用十錢耀卿令  
江淮舟運悉輸河陰倉更用河舟運至含嘉倉及太原倉自  
太原倉入渭輸關中凡三歲運米七百萬斛省儉車錢三  
萬緡或說耀卿獻所省錢耀卿曰此公家贏縮之利耳亦何  
以之市寵乎悉奏以爲市糴錢

太平

通鑑總類卷十一

轉輸門廿七

夫

### 韋堅浚廣運潭以進珍貨

天寶二年江淮南租庸等使韋堅引澧水抵苑東望春樓  
爲潭以聚江淮運船役夫匠通漕渠發人丘壟自江淮至京  
城民間蕭然愁怨二年而成明皇幸望春樓觀新潭堅以新  
船數百艘扁榜郡名各陳郡中珍貨於船背陝尉崔成甫著  
錦半臂缺胯綠衫而裼之紅帕首居前船唱得寶歌使美婦  
百人盛飾而和之連櫓數里堅跪進諸郡輕貨仍上白牙盤  
食明皇置宴竟日而罷觀者山積加堅左散騎常侍其僚屬  
卒褒賞有差名其潭曰廣運時京兆尹韓朝宗亦引渭水  
爲潭於西街以貯材木

### 唐世漕運首推劉晏



廣德二年自喪亂以來汴水堙廢漕運者自江漢抵梁洋  
險勞費以劉晏爲河南江淮以來轉運使議開汴水又命  
與諸道節度使均節賦役聽從便宜行畢以聞時兵火之後  
中外艱食關中米斗千錢百姓接穗以給禁軍宮厨無兼時  
之積晏乃䟽浚汴水遺元載書具陳漕運利病令中外相應  
自是每歲運米數十萬石以給關中唐世稱漕運之能者推  
晏爲首後來者皆遵其法度云

### 劉晏隨宜造運船

建中元年先是運關東穀入長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  
八斗至者則爲成勞受優賞晏以爲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  
隨便宜造運船教漕卒江船達揚州汴船達河陰河船達渭

口渭船達太倉其間緣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每歲運穀或  
至百餘萬斛無斗升沈覆者船十艘爲一綱使軍將領之十  
運無失授優勞官其人數運之後無不斑白者晏於揚子置  
十場造船每艘給錢千緡或言所用實不及半虛費太多晏  
不然論大計者固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爲永久之慮今始  
置船場執事者至多當先使之私用無窘則官物堅完矣若  
遽與之屑屑校計錙銖安能久行乎異日必有患吾所給多  
而減之者減半以下猶可也過此則不能運矣其後五十年  
有司果減其半及咸通中有司計費而給之無復羨餘船益  
脆薄易壞漕運遂廢矣晏爲人勤力事無閑劇必於一日中  
決之不使留宿後來言財利者皆莫能及之



韓滉運米百艘李晟

興元元年韓滉欲遣使獻羅四十擔詣行在幕僚何士幹請行滉喜曰君能相為行詰今日過江士幹許諾歸別家則家之薪米儲待已羅門庭矣登舟則資裝器用已充舟中矣下至厠籌滉皆手筆紀列無不周備每擔夫與白金一版使置腰間又運米百艘以餉李晟自負囊米置舟中將佐爭舉之須臾而畢艘置五弩手以為防援有寇則叩舷相警五百弩已發矣比達渭橋盜不敢近時關中兵荒米斗直錢五百及滉米至減五之四

李泌乞割濠泗隸徐州以通江淮運路

貞元四年李泌言於德宗曰江淮漕運自淮入汴以甬橋為

通鑑總類卷十二

轉輸門世九

咽喉地屬徐州鄰於李納刺史高明應年少不習事若李納一旦復有異圖竊據徐州是失江淮也國用何從而致請徙壽廬濠都團練使張建封鎮徐州割濠泗以隸之復以廬壽歸淮南則淄青惕息而運路常通江淮安矣德宗從之

裴休立漕法十條

大中五年以裴休為鹽鐵轉運使自大和以來歲運江淮米不過四十萬斛吏卒侵盜沈舟達渭倉者什不三四大墮劉晏之法休窮究其弊立漕法十條歲運米至渭倉者百二十萬斛

陳磻石請運米泛海以贍軍

咸通四年復置安南都護府於行交州以宋戎為經略使



山東兵萬人鎮之時諸道兵援安南者屯聚嶺南江西湖南  
江西湖南餽運者皆泝湘江入潯渠灘水勞費艱澁諸軍之  
食潤州人陳磻石上言請造千斛大舟自福建運米泛海不  
一月至廣州懿宗從之軍食以足然有司以和雇爲名奪商  
人舟委其貨於岸側舟入海或遇風濤沒溺有司囚繫網吏  
舟人使償其米人頗苦之

後周世宗給斗耗以禪網吏

顯德二年世宗以漕運自晉漢以來不給斗耗網吏多以虧  
欠抵死詔自今每斛給耗一斗



屯田門

漢棗祇募民屯田於許下

建安元年中平以來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無終歲之計饑則寇略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羸民多相食州里蕭條羽林監棗祇請建置屯田曹操從之以祇為屯田都尉以騎都尉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備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并群雄軍國之饒起於祇而成於峻

晉羊祜減戍卒以墾田

通鑑總類卷十二

屯田門四二二

仲

秦始五年武帝有滅吳之志以羊祜鎮襄陽祜綏懷遠近其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減戍邏之卒以懇田八百餘頃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積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不過十數人

唐郭元振置屯田以積軍糧

長安元年郭元振為涼州都督元振令甘州刺史李漢通開置屯田盡水陸之利舊涼州粟麥斛至數千及漢通收率之後一縑糴數十斛積軍糧支數十年元振善於撫御在涼州五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遺

宋慶禮開屯田八十餘所



開元五年奚契丹既內附貝州刺史宋慶禮建議請復營州制復置營州都督於柳城管內州縣鎮戍皆如其舊以太子詹事姜師度為營田支度使與慶禮等築之三旬而畢慶禮清勤嚴肅開屯田八十餘所招安流散數年之間倉廩充實市邑浸繁

### 郭子儀自耕百畝

大曆元年郭子儀以河中軍食常乏乃自耕百畝將校以是為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是歲河中野無曠土軍有餘糧

### 李泌請募戍卒耕荒田

貞元三年德宗問泌以復府兵之策對曰今歲徵關東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歲食粟二百四萬斛國家比遭饑亂經

費不充就使有錢亦無粟可糴未暇議復府兵也德宗曰亟減戍卒歸之何如對曰陛下誠能用臣之言可以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粟麥日賤府兵亦成今吐蕃久居原蘭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繒染為綵纈因党項以市之每頭不過二匹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又命諸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為糴之來春種禾亦如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邊地居人至少軍士月食官糧粟麥無所售其價必賤名為增價實比今歲所減多矣德宗曰善即命行之既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什五六



李絳請營田以省費足食

元和七年李絳奏振武天德左右良田可萬頃請擇能吏開置營田可以省費足食憲宗從之絳命度支使盧坦經度用度四年之間開田四千八百頃收穀四千餘萬斛歲省度支錢二十餘萬緡邊防賴之

後周太祖悉罷營田之務

廣順三年前世屯田皆在邊地使戍兵佃之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營田以耕曠土其後又募高貲戶使輸課佃之戶部別置官司總領不隸州縣或丁多無役或容庇奸盜州縣不能詰梁太祖擊淮南掠得牛以千萬計給東南諸州農民使歲輸租自是歷數十年牛死而租不除民甚苦之太祖

通鑑總類卷十一

屯田門四三

夫

知其弊會張凝上便宜請罷營田務李穀亦以為言敕悉罷戶部營田務以其民隸州縣其田廬牛農器並賜見佃者為永業悉除租牛課是歲戶部增三萬餘戶民既得為永業始敢葺屋植木獲地利數倍或言營田有肥饒者不若鬻之可得錢數十萬緡以資國太祖曰利在於民猶在國也朕用此錢何為

南唐奪民田為屯田

先是楚州刺史田敬洙請修白水塘溉田以實邊馮延巳以為便李德明因請大闢曠土為屯田修復所在渠塘堙廢者吏因緣侵擾大興力役奪民田甚眾民愁怨無訴徐鉉以白唐主命鉉按視之鉉籍民田悉歸其主或譖鉉擅



福唐主怒流鉉舒州然白水塘竟不成

通鑑總類卷十二

屯田門四

通鑑總類卷十二 屯田門四



宿衛門

唐薛仁貴謂宿衛之士不畏死

永徽五年四月夜大雨山水漲溢衝玄武門宿衛士皆散走右領軍卽將薛仁貴曰安有宿衛之士天子有急而敢畏死乎乃登門枕大呼以警宮內高宗遽出乘高俄而水入寢殿水漂溺衛士及麟遊居人死者三千餘人

張說請募逃卒充宿衛

開元十年初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又不免者徭浸以貧弱逃亡略盡百姓苦之張說建議請召募壯士充宿衛不問色役優爲之制逋逃者必擧出應募明皇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兵農之分自此始矣

通鑑總類卷十二

宿衛門四五

明皇改宿衛之士曰彊騎

十三年更命長從宿衛之士曰彊騎分隸十二衛摠十二萬人爲六番

敬宗減神策軍士厚賜

長慶四年初穆宗之立神策軍士人賜錢五十千宰相議以太厚難繼乃下詔稱宿衛之勤誠宜厚賞屬頻年旱歉御府空虛邊兵尚未給衣需卹期於均濟神策軍士人賜絹十匹錢十千畿內諸鎮又減五千仍出內庫綾二百萬匹付度支充邊軍春衣時人善之

神策軍士不習戰陣



廣明元年黃巢陷東都張承範等將神策弩士發京師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竄名軍籍厚得稟賜但華衣怒馬憑勢使氣未嘗更戰陳聞當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貧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是日上御章信門樓臨遣之承範等至潼關軍皆絕糧士卒莫有關志是日黃巢前鋒軍抵關下白旗滿野不見其際齊克讓與戰賊小却俄而巢至舉軍大呼聲振河華克讓力戰自午至酉始解士卒飢甚遂誼譟燒營而潰

### 韓建奏罷諸王典兵及天子親軍

乾寧四年韓建惡諸王典兵請依舊制令歸十六宅妙選師傅教以詩書不令典兵預政且曰乞散彼烏合之兵用光麟

通鑑總類卷十二

宿衛門四六

趾之化建慮上不從仍引麾下精兵圍行宮表疏連上昭宗不得已是夕詔諸王所領軍士並縱歸田里諸王勒歸十六宅其甲兵並委韓建收掌建又奏陛下選賢任能足清禍亂何必別置殿後四軍顯有厚薄之恩乖無偏無黨之道且所聚皆坊市無賴姦猾之徒平居猶思禍變臨難必不為用而使之張弓挾刃密邇皇輿臣竊寒心乞皆罷遣詔亦從之於是殿後四軍二萬餘人悉散天子之親軍盡矣

### 崔胤留外兵以充宿衛

天復元年鳳翔彰義節度使李茂貞來朝崔胤陸扆上言禍亂之興皆由中官典兵乞令胤主左軍扆主右軍則諸侯不

飛侵陵王室尊矣昭宗召李繼昭李繼誨李彥弼謀之皆曰



等累世在軍中未聞書生爲軍主將屬南司必多所更  
一若歸之北司爲便昭宗乃謂胤宸曰將士意不欲屬文  
姬曹勿堅求於是以樞密使韓全誨鳳翔監軍使張彥弘爲  
左右中尉李茂貞辭還鎮崔胤以官官典兵終爲肘腋之患  
欲以外兵制之諷李茂貞留兵三千於京師充宿衛以茂貞  
假子繼筠將之左諫議大夫韓偓以爲不可胤曰兵自不肯  
去非留之也偓曰始者何爲召之邪胤無以應偓曰留此兵  
則家國兩危不留則家國兩安胤不從

### 朱全忠之黨布列禁衛

三年朱全忠奏留步騎萬人於故兩軍以朱友倫爲左軍宿  
衛都指揮使又以汴將張廷範爲宮苑使王殷爲皇城使蔣

○五年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十一

屯田門四七

玄暉充街使於是全忠之黨布列徧於禁衛及京輔

### 朱全忠密令宿衛將殺崔胤

初崔胤假朱全忠兵力以誅宦官全忠既破李茂貞併吞關  
中威震天下遂有篡奪之志胤懼與全忠外雖親厚私心漸  
異乃謂全忠曰長安密邇茂貞不可不爲守禦之備六軍十  
二衛但有空名請召募以實之使公無西顧之憂全忠知其  
意曲從之陰使麾下壯士應募以察其變胤不知之與鄭元  
規等繕治兵仗日夜不息及朱友倫死全忠益疑胤且欲遷  
天子都洛恐胤立異密令宿衛都指揮使朱友諒以兵圍在  
胤第殺胤及鄭元規陳班并胤所親厚者數人

### 吳宿衛將以兵脅君



後梁貞明二年吳宿衛將馬謙李球劫吳王登樓發庫兵討徐知訓知訓將出走嚴可求曰軍城有變公先棄衆自去將何依知訓乃止謙等陳于天興門外諸道副都統朱瑾自潤州至視之曰不足畏也返顧外衆舉手大呼亂兵皆潰擒謙球斬之

### 杜晏球帥龍驤軍士討亂兵

劉鄩既敗河南大恐鄩復不應召由是將卒皆搖心均王遣捉生都指揮使李霸帥所部千人戍揚劉其夕復自水門入大譟縱火剽掠攻建國門均王登樓拒戰龍驤四軍都指揮使杜晏球以五百騎屯球場見賊無甲冑乃出騎擊之決力死戰俄而賊潰走均王見騎兵擊賊呼曰非吾龍驤之士乎

通鑑總類卷十二

宿衛門四十八

誰爲亂首晏球曰亂者惟李霸一都餘軍不動陛下但帥控鶴守宮城遲明臣必破之既而晏球討亂者闔營皆族之以功除單州刺史

### 後唐莊宗親軍不自安

天成元年莊宗選諸軍驍勇者爲親軍分置四指揮號從馬直郭從謙自軍使積功至指揮使郭從韜方用事從謙以叔父事之睦王存乂以從謙爲假子及崇韜存乂得罪從馬直軍士王溫作亂莊宗戲之曰汝旣負我附崇韜存乂又教王溫反欲何爲也從謙益懼旣退陰謂諸校曰主上以王溫之故俟鄴都平定盡坑若曹家之所有宜盡市酒肉勿爲久計也由是親軍皆不自安



南漢宿衛兵皆無賴子弟

清泰元年南漢主命判六軍秦王弘度募宿衛兵千人皆市井無賴子弟弘度昵之同平章事楊洞潛諫曰秦王國之家嫡宜親端士使之治軍已過矣况昵群小乎漢主曰小兒教以戎事過煩公憂終不戒弘度洞潛出見衛士掠商人金帛商人不敢訴歎曰政亂如此安用宰相因謝病歸第

後晉禁軍皆在杜威麾下

開運三年杜威李守貞會兵於廣晉而北行威屢使公主入奏請益兵曰今深入虜境必資衆力由是禁軍皆在其麾下而宿衛空虛

周世宗大簡諸軍充宿衛

通鑑總類卷十二

宿衛門四九

顯德元年初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求姑息不欲簡閱恐傷人情由是羸老者居多但驕蹇不用命實不可用每遇大敵不走即降其所以失國亦多由此世宗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乃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者斥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爲諸蕃鎮所慕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命

太祖皇帝選其尤者爲殿前諸班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彊近代無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選練之力也



戊卒門

北魏源賀乞宥賊盜以戍邊

宋孝建三年魏以尚書西平王源賀為冀州刺史賀上言今北虜遊魂南寇負險疆場之間猶須防戍臣愚以為自非大逆赤手殺人其坐賊盜及過誤應入死者皆可原宥謫使守邊則是已斷之體受更生之恩徭役之家蒙休息之惠魏高宗從之久之謂羣臣曰吾用賀言一歲所活不少增戍兵亦多卿等人人如賀朕何憂哉

唐徐兵戍桂州作亂

咸通九年初南詔陷安南敕徐泗募兵二千赴援分八百人別戍桂州初約三年一代徐泗觀察使徐彥曾性嚴刻朝廷

通鑑總類卷十二

戊卒門五十一

以徐兵驕命鎮之都押牙尹戡等用事軍中怨之戍桂州者已六年屢求代還戡言於彥曾以軍帑空虛發兵所費頗多請更留舊戍卒一年彥曾從之戍卒聞之怒都虞候許佶軍校趙可立姚周張行實皆故徐州群盜州縣不能討招出之補牙職佶等作亂殺都將王仲甫推糧料判官龐勳為主劫庫兵北還所過剽掠州縣莫能禦懿宗遣高品張敬思赦其罪部送歸徐州戍卒乃止剽掠

後唐李彥饒不從戍卒為亂

天成元年詔發汴州控鶴指揮使張諫等三千人戍瓦橋出城復還作亂焚掠坊市殺權知州推官高逖逼曹州刺史李彥饒為帥彥饒曰汝欲吾為帥當用吾命禁止焚掠眾從之



彥饒伏甲於室諸將入賀彥饒曰前日唱亂者數人而已遂  
執張諫等四人斬之其黨張審瓊帥衆大譟於建國門彥饒  
勒兵擊之盡誅其衆四百人軍州始定即日以軍州事牒節  
度推官辛儼權知具以狀聞明宗以樞密使孔循知汴州收  
爲亂者三千言云



監軍門

唐白居易請罷諸道監軍

長慶二年幽州兵陷弓高先是弓高守備甚嚴有中使夜至守將不內旦乃得入中使大詬怒賊謀知之他日僞遣人爲中使投夜至城下守將遽內之賊衆隨之遂陷弓高又圍下博中書舍人白居易上言以爲自幽鎮逆命朝廷徵諸道兵計七八萬四面攻圍已逾半年王師無功賊勢猶盛弓高既陷糧道不通下博深州飢窮日急蓋由節將太衆其心不齊莫肯率先遞相顧望請各置都監一人諸道監軍一時停罷如此則衆齊令一必有成功疏奏不省

諸節度逼於監軍不得專號令

通鑑總類卷十二

監軍門五三

穆宗之初即位也兩河略定蕭俛段文昌以爲天下已太平漸空消兵請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穆宗方荒宴不以國事爲意遂可其奏軍士落籍者衆皆聚山澤爲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詔徵諸道兵討之諸道兵旣少皆臨時召募烏合之衆又諸節度旣有監軍其領偏師者亦置中使監陳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驛奏捷自以爲功不勝則迫脅主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遣羸懦者就戰故每戰多敗雖以諸道十五萬之衆裴度元臣宿望烏重胤李光顏皆當時名將討幽鎮萬餘之衆屯守踰年竟無成功財竭力盡崔植杜元穎王播爲相皆庸才無遠略史憲誠旣逼殺田布朝廷不能討遂并朱克融王



房湊以節鉞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訖于唐亡不能復取

### 劉悟爲監軍陵轢作亂

昭義監軍劉承偕恃恩陵轢節度使劉悟數衆辱之又縱其下亂法陰與磁州刺史張汶謀縛悟送闕下以汶代之悟知之諷其軍士作亂殺汶圍承偕欲殺之幕僚賈直言入責悟曰公所爲如是欲效李司空邪此軍中安知無如公者使李司空有知得無笑公於地下乎悟遂謝直言救免承偕囚之府舍

### 裴度請斬劉承偕

裴度至長安見上謝討賊無功先是穆宗詔劉悟送劉承偕詣京師悟託以軍情不時奉詔穆宗問度宜如何處置度對

×<sub>135</sub>

通鑑總類卷十二

監軍門五三

曰承偕在昭義驕縱不法臣盡知之陛下必欲收天下心止應下半紙詔書具陳承偕驕縱之罪令悟集將士斬之則藩鎮之臣孰不思爲陛下効死非獨悟也穆宗俛首良久曰朕不惜承偕然太后以爲養子卿更思其次度乃與王播等奏請流承偕於遠州必得出穆宗從之後月餘悟乃釋承偕

### 監軍激士卒殺李絳

太和四年南詔之寇成都也詔山南西道發兵救之興元兵少節度使李絳募兵千人赴之未至蠻退而還興元兵有常額詔新募兵悉罷之絳悉召新軍諭以詔旨而遣之仍賜以廩麥皆怏怏而退往辭監軍監軍楊叔元素惡絳不奉已以賜物薄激之衆怒大譟掠庫兵趨使牙絳方與僚佐宴



備走登北城或勸縋而出絳曰吾爲元帥豈可逃去牙將王景延與賊力戰死絳與推官趙存約及觀察判官薛齊皆爲亂兵所害賊遂屠絳家叔元奏絳收新軍募直以致亂是時三省官上疏共論李絳之冤諫議大夫孔敏行具陳叔元激怒亂兵文宗始悟

### 李德裕約監軍不得預軍政

會昌四年初李德裕以韓全義以來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詔令下軍前者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宦者爲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爲牙隊其在陳戰鬪者皆怯弱之士每戰監使自有信旗乘高立馬以牙隊自衛視軍勢小

却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敕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監使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霑賞二樞密皆以爲然白武宗行之自禦回鶻至澤潞罷兵皆守此制自非中書進詔意更無它詔自中出者號令旣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略故所向有功

### 宣宗勅戎臣失律并坐監軍

大中九年浙東軍亂逐觀察使李訥訥性卞急遇將士不以禮故亂作貶李訥爲朗州刺史監軍王宗景杖四十配恭陵仍詔自今戎臣失律并坐監軍

### 張承業惜庫錢以養戰士

後梁貞明三年晉王還晉陽王連歲出征凡軍府政事一委



監軍使張承業承業勸課農桑畜積金穀收市兵馬徵  
行法不寬貴戚由是軍城肅清饋餉不乏王或時須錢捕博  
及給使伶人而承業斬之王乃置酒錢庫令其子繼岌及爲承業  
舞承業以寶帶及幣馬贈之王指錢積呼繼岌小名謂承業  
曰和哥之錢七哥宜以錢一積與之帶馬未爲厚也承業曰  
卽君纏頭皆出承業俸祿此錢大王所以養戰士也承業不  
敢以公物爲私禮王不悅憑酒以語侵之承業怒曰僕老敎  
使耳非爲子孫計惜此庫錢所以佐王成霸業也不然王自  
取用之何問僕爲不過財盡人散一無所成耳王怒顧李紹  
榮索劍承業起挽王衣泣曰僕受先王顧託之命誓爲國家  
誅汴賊若以惜庫物死於王手僕下見先王無愧矣今日就

王請死曹太夫人聞之遽令召王王入宮太夫人使人謝承  
業曰小兒忤特進適以咎之矣明日太夫人與王俱至承業  
第謝之未幾承制授承業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軍燕國  
公承業固辭不受但稱唐官以至終身

監軍譖李建及以私財賞軍

六年晉王自得魏州以李建及爲魏博內外牙都將建及爲  
人忠壯所得賞賜悉分士卒與同甘苦故能得其死力所向  
立功同列疾之官者韋令圖監建及軍譖於晉王曰建及以  
私財驟施此其志不小不可使將牙兵王疑之建及知之自  
恃無它行之自若王罷建及軍職以爲代州刺史

梁王以段凝監軍於河上



後唐同光元年初梁主遣段凝監大軍於河上敬翔李振  
請罷之梁主曰凝未有過振曰俟其有過則社稷危矣至是  
凝厚賂趙張求爲招討使翔振力爭以爲不可趙張主之竟  
代王彥章爲北面招討使於是宿將憤怒士卒亦不服天下  
兵馬副元帥張宗奭言於梁主曰臣爲副元帥雖衰朽猶足  
爲陛下扞禦北方段凝晚進功名未能服人衆議詢詢恐貽  
國家深憂敬翔曰將帥繫國安危今國勢已爾陛下豈可尚  
不留意邪梁主皆不聽

南唐韓熙載諫唐主用監軍

後周顯德三年唐主命諸道兵馬元帥齊王景達將兵拒周  
以陳覺爲監軍使前武安節度使邊鏞爲應援都軍使中  
書舍人韓熙載上書曰信莫信於親王重莫重於元帥安  
用監軍使爲唐主不從



馬政門

唐張萬歲王毛冲善牧養

開元十三年初隋末國馬皆為盜賊及戎狄所掠唐初纔得牝牡三千匹於赤岸澤徙之隴右命太僕張萬歲掌之萬歲善於其職自貞觀至麟德馬蕃息及七十萬匹分為八坊四十八監各置使以領之是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垂拱以後馬潛耗大半明皇初即位牧馬有二十四萬匹以太僕卿王毛仲為內外閑廐使至是有馬四十三萬匹牛羊稱是明皇東封以牧馬數萬匹從色別為羣望之如雲錦明皇嘉毛仲之功加開府儀同三司

王忠嗣高估價以市胡馬

通鑑總類卷十一

馬政門五七

祥

天寶五載以王忠嗣為河西隴右節度使兼知朔方河東節度事忠嗣始在朔方河東每互市高估馬價諸胡聞之爭賣馬於唐忠嗣皆買之由是胡馬少唐兵益壯及徙隴右河西復請分朔方河東馬九千匹以實之其軍亦壯忠嗣杖四節控制萬里天下勁兵重鎮皆在掌握與吐蕃戰於青海積石皆大捷又討吐谷渾於墨離軍虜其全部而歸

回紇以一馬易四十縑

大曆八年回紇自乾元以來歲求和市每一馬易四十縑動至數萬匹馬皆駑瘠無用朝廷苦之所市多不能盡其數回紇待遣繼至者常不絕於鴻臚至是代宗欲悅其意命盡市之回紇辭歸載賜遺及馬價共用車千餘乘



後唐明宗緣邊置場市党項馬

天成四年初令緣邊置場市党項馬不令詣闕先是党項詣闕以貢馬爲名國家約其直酬之加以館穀賜與歲費五十餘萬緡有司苦其耗蠹故止之

范延光請緣邊市馬給券

長興四年范延光馮贇奏西北諸胡賣馬者往來如織日用絹無慮五千匹計耗國用十之七請委緣邊鎮戍擇諸胡所賣馬良者給券具數以聞明宗從之

後漢高祖市民馬於河南

天福十二年契丹之滅晉也驅戰馬二萬匹歸其國至是漢兵之馬詔市士民馬於河南諸道不經剽掠者

通鑑總類卷第十二







